

儀

禮

肫

測

士冠禮第一 儀禮 孔廣林臆測

儀禮臆測一

士冠禮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廣林謂此士

冠其子禮也四十曰強而仕未冠安得任職卽或其人賢且才早
試以事而上有父爲冠主亦非自加冠矣況戒賓辭曰某有子某
將加布于其首非父冠子而何云士冠禮據父爲士不謂子也下
主人注云將冠者之父兄是鄭亦以爲士冠其子矣疏援昏相見
皆據士自身故鄭目此爲士自加冠曲說也

筮于席門 鄭康成云冠必筮于席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

孫也席謂禰席廣林謂凡卜筮必於其所有事焉之門故少年特
牲皆筮于席門之外士喪卜日云旣朝與皆復外位席于闕西闕

外洫卽位于門東此冠于廟故就廟門而筮非有別義也必以成子孫釋之泥矣士祭祖禘天子之上士祖禘異廟中下士祖禘共廟諸侯之士皆祖禘共廟焉儀禮一經皆據諸侯之士故此篇及昏喪特牲並直言廟蓋祖禘同之唯既夕云設盥于祖廟門外則因朝廟之禮二廟者朝祖一廟者祖禘咸在焉舉尊以統卑且以正朝祖之名也春秋傳云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祧始祖廟也然則士二廟者當於祖廟不言祖廟者容闕祖禘共廟之士耳士昏記云凡行事受諸禘廟者博記昏義不專據一廟之士爲文疏引彼記證成此注過矣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

鄭康成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

素裳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廣林謂朝服有二皮弁服素衣素裳玄冠朝服裳亦素而衣緇知者羔裘朝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若玄衣素裳則卿大夫之玄端服矣著緇帶以明衣著素鞵以見裳凡朝服天子與其臣皆皮弁諸侯玄冠朝服以眡朝下天子也其臣皮弁尊君也夕則君臣皆玄冠朝服大夫士眡私朝朝玄端夕深衣下諸侯也其臣玄冠朝服尊主君也

筮人執筮

鄭康成云筮人有司主三易者或云注雖以兼主三

易爲說然左傳凡筮多用周易此亦宜然廣林謂春秋傳遇艮之八七八占者夏殷易也是亦禘用三易矣春秋演孔圖云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朱均注云陽豫夏殷之卦名若

然大夫士蓋亦並用三易云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

鄭康成云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

之卦也疏云特性卦者寫卦筮人執卦以示主人士喪禮卦者自書自示主人此冠禮筮者自寫自示主人冠禮異于祭禮喪禮故也廣林謂古經立文有詳有略每互相成據特性寫卦下別云筮者執以示主人是卦者書卦筮者執示主人明矣注以此爲筮人書卦及疏分別三禮各異皆失之

旅占

古文旅作臚廣林謂當從古臚敘也占者三人以次占之

猶特性云長占矣言臚則旅見言旅則臚不見士喪筮字下曰兩旅占並當作臚占

進告吉 筮得吉主人退廟無事矣或授喪九年傳君冠必以祿
享之禮行之及文王世子冠取妻必告謂冠禮告廟自天子達告
廟在筮日後冠畢更釋幣于廟廣林謂冠禮告廟於經無文冠禮
行于廟中祖宗監之矣無庸再告左傳所云卽當冠畢醴子之節
士卑醴之而已國君尊故用祿享之禮饗之非祿享先君之謂記
云必告者告于君也盛世佐謂既告君必須告廟其說支矣

宗人告事畢 敖君善云宰宗人筮人之屬皆公家所使給事於
私家者廣林謂特性記公有司徒云亦士之屬命于君者記文云
若有則士不必皆有公有司徒可知周官都宗人家宗人特願其詔
號糾其僭忒耳非使給事於私家也疏云士雖無臣亦有宗人掌

禮比于宗伯得之矣

主人戒賓

此戒賓與鄉飲酒異彼先謀賓介而後戒之專據正賓此未筮先戒凡僚友皆徧戒焉使知將筮也疏因筮賓注云賢者恒吉遂謂賢必知吉故先戒後筮是以此賓專據正賓未洽凡賓皆主人親戒未筮無所別異也

前期三日筮賓

鄭康成云前期三日空二日也廣林謂下經云

厥明夕爲期筮賓之明日也又云夙興設洗冠日也筮賓與冠期中間祇空一日耳注二爲一之誤疏分宿賓筮賓爲兩日事以附成其義蓋未審召誥越三日戊申越五日甲寅顧命越七日癸酉古人計日皆通本日數也

乃宿賓 鄭康成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爲眾賓或
悉來或否廣林謂筮賓訖卽云乃宿賓更無別文其與筮賓同日
可知正賓前已戒矣旣筮更親宿之重之也贊冠者輔賓故亦親
宿如鄉飲酒之連賓與介也眾賓或亦使人宿告以某爲賓某贊
冠特不親宿耳古人重禮事主人旣戒非大故無不造焉親宿不
親宿隆殺之辨注以或來或否故不宿解之非是

擯者請期

鄭康成云擯者有司佐禮者廣林謂特牲曰宗人擯

少牢亦宗人請期然則此擯者卽宗人矣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
畢皆宗人也據上筮曰云宗人告事畢此經告事畢不別出宗人
決之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韠 鄭康成云此與君祭之服廣林

謂爵弁助祭天子之士則然諸侯之士自皮弁而下固不得爵弁

緇衣矣爵弁卽韠弁

說詳子周官凡測

兵事服之禮事亦服之唯兵事鞅

衣裳鞅韠禮事純衣纁裳爵韠爲異諸侯之士昏以攝盛得服爵

弁此冠亦得以三加者示丈夫志四方脩文事當亦知武備也嘉

禮不可純用兵服故鞅韠而純衣纁裳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鞅 鄭康成云此與君視朝之服也衣用

布亦十五升敷君善云蓋亦緇衣廣林謂此則諸侯之士與君祭

之服也亦以朝朝于君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則皮弁服正用布

弁官其色舉裳以見衣矣緇衣者唯爵弁服故此經爵弁服特曰

純衣而玉藻記失禮又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立端立裳黃裳雜裳可也細帶爵釋 鄭康成云此莫夕於朝

之服立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立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廣林謂立端士亦以朝視私朝又以祭其先焉以禮及禮圖攷之
天子諸侯朱裳齊則立裳卿大夫素裳士皆立裳其爵同也此經
立裳絕讀之黃裳雜裳可也爲一句云可也者立裳其正黃若雜
亦唯所用之鄭君分屬三士蓋未融可也之義矣特牲記尸祝佐
食亦備列三裳足以爲證

兄弟畢袷立 鄭康成云袷同也立者立衣立裳也細帶釋古文

袷爲均廣林謂當從古文而字則當作衾後漢輿服志有衾立衾

阜服卽緇也視立色爲深故曰衿立若今呼天青立青矣猶是立端服而衣裳帶屨皆緇故別之曰畢衿立

擯者立端

主人兄弟而立端矣此不曰如主人服如兄弟服者

擯則緇而裳又黃雜皆可也下贊者立端亦然不云如擯者服擯者主黨贊者賓黨故文不蒙

將冠者采衣紒

古文紒爲結廣林謂當從古漢書陸賈傳云尉

佗魁結字正作結詩云總角丌兮所謂結也說文作髻云髻結也蓋髻爲結之變紒又髻之變新附字有髻則後人通俗文矣

在房中南面

朱子云房戶宜當南壁東西之中而將冠者在房

中當戶而立也廣林謂戶東而牖西房室同之將冠者在房中立

于服束巾于房周不必當戶也以經云南面不云當戶知之

贊者盥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鄭康成云盥于洗西由賓

階升也疏云盥于洗西無正文廣林謂然則于洗西非經文矣唐石經及注疏並作盥于洗西皆誤衍也言南上則贊者兼主人之贊者矣

賓盥卒壹揖壹讓升 古文壹皆作一 廣林謂專壹之壹字作

壹數之始字作一 經中多借壹爲一 宜依古文升賓升也 先升者 冠事異於與主人爲禮

贊者卒 鄭康成云謂設缺項結纓也 廣林謂此不辭以下經卒

紕例之當爲卒纓蓋文脫耳

容出房

鄭康成云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廣林謂服立端出房亦容於再加言之互相成始加於賓云容示以威儀也此於冠者云容明奉賓教也

筵于戶西

鄭康成云戶西室戶西敖君善云卽戶屬閒廣林謂室戶西於戶屬閒爲少東客位也燕禮曰司宮筵賓于戶西大射儀曰司宮設賓席于戶西戶屬閒居中鄉明唯天子位焉鄭君未別戶西屬閒之異遂致後人混而一之耳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

鄭康成云洗盥而洗爵晉禮曰房中

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北面鹽廣林謂士虞曰主婦洗足爵于房中特牲曰主婦洗爵于房少牢曰主婦洗于房中婦人

無降北洗爲婦人設也冠禮無北洗贊者洗當絕句蓋房中坐取
解與出房解自西階適洗西東面坐其解盥洗解也于房中側酌
醴屬讀之于往也卒洗解興升自西階適房以酌也

捷柶

石經作建柶或援士昏建柶謂此經亦當作建作捷者監

本之譌廣林謂注云捷柶扱柶於醴中注士昏云建猶扱也明是
二經文異故以此捷釋彼建若作建則士昏之注贅矣觀聘禮建
柶不注可見唐石經因他篇作建者多相涉而誤耳

適東壁

注云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萬

充宗云東壁東堂下也廣林謂萬說是也時母入闈門立東堂下
南面故下文云北面見于母特牲西堂下爲西壁則東壁爲東堂

下無疑母不在房中房中自有事婦人不參也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鄭康成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

拜禮記冠義正義云母拜其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廣林謂拜受脯固也亦成人而與爲禮也禮無不答拜者君於臣
則答舅於婦則答於此又何疑焉唯拜有異婦奠菜云拜扱地重
拜也此但云拜肅拜而已婦人於丈夫扱地肅拜皆俠故注舉子
以見義疑注云猶俠拜太重者未審拜有不同耳

請醴賓

鄭康成云此醴當作禮廣林謂當爲醴以醴禮之也不

必破字讀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鞞奠摯見于君

於見姑姑下卽云

乃易服則見于君不俟異日矣蓋在主人醴賓時與不俟醴賓後
者醴賓冠者無事也其見也執雉適朝立于雉門外北面謁諸擯
者擯者入告君出路門左南鄉冠者入雉門右北面坐奠摯再拜
稽首君答一拜乃出

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鄭康成云鄉先生鄉中老人

爲鄉大夫致仕者廣林謂鄉大夫書傳略說所謂大夫七十而致
仕老於鄉里爲父師者又云士爲少師則此之鄉先生也其見也
如士見于大夫之禮與士相見禮云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
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此經不云奠摯知終辭其摯矣鄉
先生士也以爲師尊之故亦準見大夫禮云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儻皮

此醴賓與昏禮

聘禮醴賓不同彼一醴而已此更有酢酬之節蓋略如鄉飲酒而

增酬賓之幣云賓就次乃席賓介眾賓如鄉飲其尊兩甌左糟右

清設于賓東既具主人迎賓入不拜至

知不拜至者賓非初至此堂也獻酢酬如

鄉飲賓與酬主人降受宰束帛以侑儻皮儻皮儻也天以黃升

賓兩楹間再拜受幣主人阼階上北面拜送賓降中庭北面揖執

庭實以出主人從賓授從者幣反入乃皆復階下位賓當西序東

面主人當東序西面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

鄭康成云贊者眾賓也朱子云主人

之贊者也廣林謂經云皆與則賓及主人贊者兼在其中嫌主人

之贊者爲主黨或不與也其位贊贊者繼賓而西與眾賓偕主人贊者以特性例之蓋門東北面云主人酬賓而后獻介酬介而后獻眾賓眾賓辯而后主人之贊者得受獻焉有司曰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此獻贊者蓋準其禮矣

歸賓俎

鄭康成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闕廣林謂俎乾

肉折此冠不殺牲知醴賓亦無牲矣若殺則醴賓有牲蓋亦特豚也凡飲酒而燕必先徹俎賓俎徹卽以出投從者故鄉飲無歸賓俎之文此云歸俎俎未徹也俎不徹知無燕矣前注云獻賓而已卽燕非是

若不醴則醴用酒 鄭康成云醴亦當爲禮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疏云此夏殷法也廣林謂此不醴之醴對醴立文當作醴如注說是醴斯爲禮而醴卽不得爲禮矣恐不其然昏禮曰贊醴婦昏記曰庶婦則使人醴之然則適子之冠也醴庶子之冠也醴以質爲貴也此不云若庶子似適子亦答或用醴矣曾子問說因喪而冠云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禮是有故亦用醴故云若不醴以著禮之變周人兼脩前代之法或周家制禮自有異皆未可定云夏殷法蓋無徵也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鼎 鄭康成云載合

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敖君善云載衍文廣林謂此文錯載合升三字當在設局下謂載之俎亦左右胖合升舉俎以見鼎也鼎曰升俎曰載載亦謂之升特性云佐食升所俎是也昏禮特豚合升專據晉鼎立文此既云載不得逆冠鼎上矣

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臠之皆如初臠肺 鄭康成云攝

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加俎臠之臠當爲祭字之誤也祭俎如初如祭脯醢廣林謂攝酒如再醮五字乃不醮章三醮下脫文補脫者誤著在此耳臠之非誤與上三醮臠之正同故云如初但彼臠乾肉此臠肺爲異又特云臠肺以足上義

皆如冠主 鄭康成云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廣林謂冠主

據親父言之有宗兄自亦主之但此經似主謂無宗兄者則冠主自當謂父蓋士冠一篇原係父爲子加冠禮也

禮於阼

今文禮爲醴廣林謂儀禮一經醴賓醴子醴婦多作醴

唯此及聘禮請禮賓字作禮聘禮禮賓當從酒醴字此經則從示旁豐爲正蓋兼醴及醮也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鄭君無注疏云不在

者或疾病或歸寧朱子云兼存沒而言若被出而嫁亦是廣林謂執脯原爲見母母不在冠者禮事未畢不得出庶就見故使人受脯俟禮畢見諸寢母沒或出而嫁則無此一節矣凡經於親死者皆云沒此以不在爲文知非母沒之謂疏說得之

不受胡福 鄭康成云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廣林謂謹法彌
年壽考曰胡上文云肩壽萬年故祝之以胡福始加曰景福再加
曰胡福三加曰無疆望彌隆祝彌至矣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 禮男子二十而冠夏小正二月殺多士
女然則歲之正二十而冠年也月之令二月殺多士女時也敖君
善云月言令則冠無常月可知失其義矣

肴升折俎 鄭康成云亦謂豚廣林謂醢有殺有不殺不殺者
乾肉折若殺則體折故醢辭渾言之鄭君以亦謂豚解折俎正兩
見其義

冬皮屨可也 敖君善云上言夏此言冬則是四時皆可冠矣

廣林謂屨夏用葛已下博記屨制及冬夏異屨之宜因上經冠禮陳三服皆未及屨故總記此爲凡用屨者發例不止爲冠禮言也敖君善緣在冠辭後遂謂專據冠禮引爲冠無常月四時皆可之證泥矣萬充宗以上經素積白屨以魁拊之注說非是謂魁以木爲之卽今制屨者之模範也納魁于屨令附著充滿使屨端好舉白屨言之者舉中以該上下此解先得我心故附錄于此以爲三屨非專據冠禮之證蓋陳屨時決無仍拊以魁之理也

不屨總屨

鄭康成云總屨喪屨也敖君善云總布之疏者以

之爲屨則輕涼嫌夏時或得用之總非吉布是以冠不宜屨燕居或屨之可廣林謂總屨之爲喪屨經無明文以總衰總裳推之定

非古履唯爲凡用履者發義恐或有取輕涼而履之者故特著不履之文見平居亦不可履至冠者之不履夫人知之固不必言矣疏以人功未可以冠子曲爲之說固非而敖君善後半云云亦緣拘於此節專據冠言而滋之誤耳

記 此字似當在戒賓曰之上諸辭及三履乃士冠記也簡爛文錯誤著此字於記末俗讀者疑記文亡佚輒取小戴記郊特牲冠義一章綴其後云

士昏禮第二 儀禮 孔廣林臆測

儀禮臆測二

昏禮下達 鄭康成云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
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陸農師云下
達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朱子云下達本爲用鴈一事而發言自
士以下至于庶人皆得用鴈亦攝盛之意也廣林謂農師說是也
自天子至于士庶禮物儀節各有等衰納采至親迎則通乎上下
故冠曰士冠相見曰士相見喪曰士喪而昏禮不冠以士且直云
下達正嫌六禮或亦殊尊卑別貴賤耳若專據用鴈則下達當退
在納采下矣或乃援穀梁傳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
備而後娶及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劉夏逆王后于齊公子翬如

齊逆女謂天子諸侯不親迎是又不然周衰禮廢不可引以致難
況莊公二十四年經不大書云公如齊逆女乎鄭君駁異義云天
子雖至尊其于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
于此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
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
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然則
天子諸侯固有親迎法也

用鴈

昏有六禮納徵束帛致命餘五禮皆用鴈鄭君云取其

順陰陽往來敖君善云取其不再偶是其義也亦上下同之不以
六摯論下達之文不專據用鴈用鴈未始不在其中若謂士用鴈

爲攝盛則大夫攝盛宜執羔春秋傳曰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黑使強委禽焉云委禽是鴈非羔矣知昏禮用鴈非爵弁乘墨車及女次純衣之爲攝盛比也

使者玄端至 鄭康成云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廣林謂非特用屬吏也或夫家子弟亦可

主人如賓服 喪服小功章有大夫爲女子子適士者則此主人亦闕大夫矣直云如賓服是雖大夫亦玄端服也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 鄭康成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廡廣林謂屋五架中脊爲棟棟北一楹下有室戶室北墉當廡棟南一

楣楣下植楹楣前接簷爲廡主人在阼階上西面立近廡賓不宜入堂之深直立當棟且以棟爲阿亦不經見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棟不稱阿也屋四隅爲阿故四注者曰四阿阿卽四雷也此經當依今文爲廡賓當廡與主人相直矣聘禮賓西楹西致命此昏禮納采不敢必主人卽許故不深入謙也賓致命訖主人轉北面拜受命賓乃進北行由楹南而東授鴈楹閒矣

授于楹閒南面

鄭康成云南面並授也敖君善云文承主人

下授宜作受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矣不南面者辟君使於大夫之禮也廣林謂敖說是也主人拜命後賓北行由楹南而東楹閒北面授鴈主人當楣北面再拜還由楹北而西楹閒南面受退西

面立以聘禮賓面鄉授受參之知當如是禮敵者並授此訝授者初結昏尊敬主人也

主人拂几授校

鄭康成云校几足廣林謂祭統夫人薦豆執

校注云校豆中央直者然則此校亦几中央謂廉也主人兩手奉几兩端令賓得受于手閒故云授校賓受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有司授几節可參也

北面設于坐

疏云不坐設之者几輕廣林謂禮奠物于筵若

地皆坐奠几亦宜然有司尸奠几不坐者尸有餘尊得伸故特云不坐正以見几皆坐設也他不言者文不具耳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

或謂納徵亦用鴈束帛儷皮加幣也廣

林謂非也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或云用鴈或云執鴈此獨無
孝經鈞命決云五禮用鴈是也周官媒氏云凡嫁子娶妻入幣純
帛無過五兩入幣者納徵之謂也云凡則束帛儷皮上下同之矣
唯天子諸侯則加以穀圭大璋耳

魚十有四 鄭康成云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爲十四者欲
其敵偶也疏云此鬼神陰陽故同祭禮廣林謂生人之禮三命者
十一魚再命者九魚一命者七魚此一命之士魚正得七夫婦各
七故十有四注疏之說恐未必然

主人爵弁 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爵弁其次也不以玄冕者
玄冕大夫之上服士不得攝之然則曷不以皮弁皮弁士正服又

非攝盛之謂矣攝假也假所不得以者也大夫親迎以希冕孤以
衾冕諸侯已上各以其上服尊斯不攝矣云玄冕親迎者何郊特
牲正義云五冕色俱立故總稱之冕是也本疏云五等諸侯親迎
不過玄冕蓋誤

婦車

鄭康成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

車送之廣林謂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迎也是國君亦
婿家車逆矣所異者士嫁女無送車大夫已上婦雖乘夫家車猶
自以車送之耳

有袞

鄭康成云袞車裳帷周禮謂之容廣林謂雜記云其鞞

有袞縹布裳帷則裳帷非袞矣車衣曰袞亦謂之容袞下畔復以

自元月二
布覆之以障泥則曰裝帷猶人之上衣而下裳是以名焉今時乘車及肩輿皆有之其遺制也

女次純衣纁裊

鄭康成云純衣絲衣疏云此純衣卽祿衣廣

林謂士攝盛服爲弁婦服宜亦攝盛服純衣鄭君恐人讀純爲緇故以絲衣釋之因衣不常施裊又以盛昏禮爲此服解纁裊義甚明白疏誤會注義謂纁裊卽當攝盛而以純衣爲祿衣盍思祿衣士妻正服緇布衣也注何云絲衣邪純衣視爵弁服其差在屨衣之下裊衣之上厥色緇與祿衣色立者別

姆纁笄宵衣

鄭康成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

爲綺屬姆亦立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特性注又云此

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曰宵一注微異廣林謂此宵衣卽特牲禮之宵衣蓋祿衣也其色玄宵夜也亦有黑義故以名衣此衣視玄端服用布改從綃則爲絲衣與純衣混

女從者畢袷玄 袷亦當作約此女從者與女同純衣而不纏袷與姆同立衣而不以布與兄弟畢約玄同義

被頰黼 鄭康成云頰禪也士妻始嫁施禪黼于頰上假盛飾耳廣林謂頰黼言被蓋別爲禪頰加衣領之外若今婦人束領矣放君善以黼爲禪衣被於立衣之上昏禮尙飾解之非也女止純衣繼袷女從者乃加黼衣飾更盛于女恐無是理

婦乘以几姆加景 鄭康成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

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廣林謂下經不見脫景之文則景似非衣名加景文承乘以几下疑此景蓋所以蔽車前者若今車簾云

媵御沃盥交

鄭康成云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

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敖君善云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廣林謂禮唯尊者沃盥故君盥則沃尸盥則沃父母盥則沃此沃盥盛昏禮耳媵御自盥不沃也注解沃盥交不誤唯洗分南北則不然禮婦人不下堂無取水于阼階東南之理蓋壻與婦均盥于北洗示夫婦同之也御如字讀季心傳以爲壻家女侍者是注云壻從者大謬婦也而使男子沃盥乎

贊者徹尊罍

或云此贊者爲婦人或云使兄弟之子爲之廣

林謂婦新入室驟廁男子其閒似不協然古聖制禮未可以後世情勢揆也凡婦人與丈夫行禮皆俠拜而此經無俠拜文又婦人皆肅拜故婦見舅姑執贊進拜乃奠于席有司尸醋主婦主婦執爵拜亦不奠爵乃拜而此經贊自酢云北面奠爵拜贊者非婦人明甚然則孰爲之據後舅姑既沒章云老醴婦則此贊者蓋亦使老以其年高且習禮故

於是與始飯之錯

鄭康成云始飯謂舅姑錯者腍餃舅餘御

餽姑餘也古文始爲姑或云當從古文腍御止餽姑飯之黍而不敢褻舅之敦黍也廣林謂與讀猗與漆沮之與於是與猶言於是

乎也婦餽姑饌而不餽舅饌不敢褻也媵御差卑則無嫌矣始取舅姑之饌而互飯之交錯以辯飯讀爲飯黍毋以箸之飯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

禮記昏義舅姑上有厥明字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

夫以上禮多或異日廣林謂一日之內舅姑醴婦矣婦又盥饋矣更饗婦焉恐未必如是其亟也不言厥明文不具耳茲依疏舅獻

姑酬共成一獻之說敘饗婦之禮云夙興陳鼎于舅姑寢門外東

方北面特豚合升離肺無魚腊南洗在阼階東南直東榮北洗在

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實爵一

備婦自酢者

脯醢饌于房中西墉下南

上尊于房戶之間兩壺左玄酒加勺篚在其南實一爵一觶

舅獻以爵

姑醮以解

席于戶西南面婦俟于門外厥明舅立于阼階上西面姑立

于房外南面贊帥婦入升自西階

以應有拜至之禮然無可為據

疑立于席西南

面舉者盥出除鼎舉鼎入陳阼階南西面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匕者退舅取爵于筐降洗婦辟于右房卒洗升婦出房不拜洗復位舅酌席前北面婦拜受舅拜送婦又拜舅復位婦人贊者自房取脯醢以授姑姑兼執之以進坐薦于筵興復位乃設折俎婦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嗜之興加于俎坐挽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拜告自舅答拜婦又拜坐卒爵興拜舅答拜婦又拜婦以虛爵奠于外筐適房更取爵洗出酌酢于阼階上北面執爵拜舅答拜婦又拜坐卒爵拜舅答拜

婦又拜以爵反于北簠出復位姑取觶適北洗婦辟如初姑卒洗
出房婦復位姑酌婦之席前北面拜婦答拜姑坐祭飲卒觶拜婦
答拜姑入房洗婦辟如初卒洗出婦反位姑酌婦之席前北面婦
拜受姑奠觶于薦西婦坐受以興反位姑拜送婦升席南面坐奠
于薦東興復席西南面立俟舅姑降自西階婦乃降自阼階退適
其寢歸婦俎于婦氏人

酬以束錦

鄭康成云古文錦皆爲帛敖君善從古文皆作帛

廣林謂納徵用束帛此饗送者饗婦人送者贈丈夫送者皆以束
錦禮之差也宜從今文或疑束錦下當亦有儷皮此乃文脫亦緣
未會降等之義

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疏云某子者言若張子

李子也敖君善云猶言文子武子矣此蓋指其爲大夫者也假設
言之以著其庶見之禮與爲士者同耳廣林謂特性筮日筮尸並
云皇祖某子少牢筮日筮尸宿尸及祝辭並云皇祖伯某知敖說
不可通矣婦之稱氏以氏告也旣爲之婦烏可呼皇舅之姓氏邪
疏說亦未安某子云者蓋以字稱若吾家稱伯魚子子思子云

記 受諸禰廟

此昏禮一經亦據諸侯之士而云受諸禰廟

者記者博記儀節閒亦關上下言之必於禰者昏以親成受禮宜
於親者

摯不用死

疏云恐用死鴈廣林謂書云二生一死二生羔鴈

也一死雉也記言不用死正明士昏之亦用屬耳雉不可生得屬則未有用死者信如疏言涉後世忌諱之爲非禮本義矣

必殺全 鄭康成云殺全者不餒敗不剝傷廣林謂殺全猶全

胥卽經所謂合升也退在腊魚下者欲見腊亦用全故耳特牲腊如牲骨此則一腕故云殺全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 鄭康成云受鴈于兩楹閒南面

廣林謂經云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未著受鴈及對女名之節故記補之經已有受于楹閒南面之文此記故直云受鴈不言面位益可見彼經是主人受非賓授矣注以納采受于楹閒之受爲授而云南面並授故此注云然語是而意非也

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 鄭康成云隨入爲門中

隄狹廣林謂聘禮記云凡庭實隨入彼公門隄狹平蓋隨入者執皮之禮則然以克帛尊於儻皮故也

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 疏呼此句自東上有取皮

字朱子云今本無之未詳孰是廣林謂士受皮者從東方來由執皮者後居其左乃受皮安得先云取皮明爲疏中衍字無疑

毋戒諸西階上不降 疏云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

出祭門祭門則廟門言不出廟門似得下堂彼諸侯禮與此異廣林謂此記乃周公正經彼傳所云禮乃末世之變當自解傳不得疑經何劭公注公羊傳云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是公

羊家說又與穀梁不同知非諸侯禮異之謂矣敖君善云母不降送尊也夫士嫁其女母且以尊不降豈國君夫人反降送其女乎孟子云往送之門戒之敖氏亦以爲此禮至後世而變勝於疏說矣

篚在東

南洗水在洗東便沃盥也篚在西亦以便右手取爵

故此北洗則盥者北面故反之饗婦而北洗亦有篚者實婦酢之何也尊南之篚實一爵一解備舅獻姑酬也婦酢之爵別陳者成婦意若不敢與尊者同篚云

婦酢舅更爵自薦

疏云舅獻姑薦今婦酢舅婦自薦之嫌別

入薦故記之廣林謂薦當爲酢字之誤也舅姑饗婦唯婦有席有

薦俎故上記但云婦席薦饌于房明舅姑無之矣燕禮主人獻公更爵自酢彼是公酢主人主人不敢煩公因酌以自酢此婦酢舅嫌與舅爲賓主不敢竟令舅飲而自飲以當酢之節其事異其自酢同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

房右房也若左房則於舅洗尙

可云辟姑洗于北堂婦適房是從姑矣不嫌於辭洗乎知不可通矣大夫士有左右房詳後鄉飲酒記出自左房條下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鄭康成云謂助祭也廣林謂記言此者

明婦必庶見而後可與祭也庶見經無文庶見禮之常其儀與三月奠菜同故不具曾子問云三月而庶見通舅姑存沒者言又云

擇日而祭于禰卽此經三月奠菜也一廟者奠菜而已二廟以上奠菜訖更見于祖猶舅姑存次日盥饋三月而廟見也萬充宗以此祭行當廟見廟見釋幣而告不可言祭祭行當如注說

父醮子

鄭康成云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爾廣林謂

在廟不在寢左氏昭元年傳云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是其明證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筵壻于房外南面禮如冠醮必於廟者鬼神涖之重人倫之始也白虎通德論云娶妻不先告廟謂不釋幣于禰耳未云不行於廟也況記上文云凡行事受諸禰廟是納采以來皆卽廟而命使及使反受命矣焉有醮子而反不於廟乎

視諸衿聲 鄭康成云示之以衿聲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
今文作示俗誤行之廣林謂視今文既與示異義此四字亦庶毋
命辭若曰汝常視此衿聲毋忘今日之命云爾上云及門內施聲
已示之矣何必更贅此語注說恐非是

士相見禮第三

儀禮

孔廣林臆測

儀禮臆測三

士相見之禮

此篇唯士相見及還摯

見于大夫及嘗爲臣者

四章是經下大夫相見已下皆記記字脫滅遂與經文併耳知者篇以士相見名不得雜廁卿大夫在內況魯禮士喪特性諸經亦各止及士禮此又非其例鄭君於賓反見注云下云凡燕見於君至凡侍坐於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是鄭君亦目之爲記矣

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子將命者

初辭曰既得見故

對曰非敢求見請還摯再辭曰既得見是欲其受摯不還故對曰不敢以聞若曰不敢使主人聞之請還諸將命者耳或謂唯君受摯以其言重故曰不敢以聞若然則對之辭當云不敢聞命不得

云不敢以聞矣

賓奉摯人

鄭康成云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敖君善云賓得

主人見許之命不俟主人之迎而卽自入蓋急欲還摯且尊主人也廣林謂昏禮納采迎于門外比醴賓又迎于廟門外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醴賓又出迎賓以入彼事有更端尙必出迎況此士相見前則往見己爲賓繼則復見己爲主人彼出迎己己何得不出迎鄭君誤矣禮賓至門外擯者出請事入告又出三辭入復命乃相主人出迎主人出拜辱乃揖入賓固不得不俟主人迎而驟入也况還摯亦非必不可少緩者主人又曰許何斯須難待若此敖說亦非經不言文不具耳

若嘗爲臣者 敖君善云謂鼎爲其家臣今爲公臣者也廣林
謂經但云嘗爲臣不必卽今爲公臣者也若升爲公臣毋論或更
異爵卽今位與己埒彼以舊臣自居我不得便以舊臣相待禮當
與尋常賓主相見法同矣此蓋鄉爲臣今罷事而去者

賓入奠摯再拜 敖君善云入亦入門左也奠摯再拜亦東面
也廣林謂聘禮士介面鄉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彼鄰國之士且然
況嘗爲臣者乎則此宜入門右北面奠摯再拜凡拜受拜送無不
北面者云東面再拜亦非

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 某也某非
敢兩某字皆主人名命某之某擯者自名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

九字擯者述主人命非擯者自爲辭也敖君善云還擊而擯者自爲之辭亦以主人尊也失其義矣下經云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使某之某擯者名與雜記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辭同較此述命之辭更切

如麇執之 鄭康成云秋獻麇有成禮如之或曰麇孤之擊也廣林謂周官大宗伯云孤執皮帛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考工記玉人云繼子男執皮帛並無執擊以麇之文徧檢諸經亦俱不見疏以爲新升爲孤見已君法至餘事則皆皮帛蓋釋注有或曰孤之擊一語而意爲之未見所據疏又云凡以擊相見唯新升爲臣及朝聘及他國君來主國之臣見執擊常朝及餘會聚皆

執笏無執摯之禮朱子云古者笏以記事指畫而搢之服閒故漢
魏以前不見有言執笏者至晉始言執手版今疏云朝會執笏未
知何所考廣林謂摯不可廢常朝未必定執摯矣笏者所以代摯
也搢于帶閒用則執之經雖無文事可意會故此疏及玉藻正義
並云執笏管于云天子執玉笏疏蓋本諸此後漢書范滂傳云陳
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弃官而去若然
則執手版自漢已然矣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威 鄭康成云下謂君所也廣林

謂既云見于君矣何必復云至下卽謂入門不奠贊進至君所乃
奠亦當云阼階下但言至下辭不別白疏以爲凡臣視袷已下故

不言所言下也尤爲牽強敖君善云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
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擊當帶見至尊者之禮
是又不然曲禮明云提者當帶則非執擊之謂擊云奉云執未有
云提者彼記下文云士則提之據士之私人爲士執器法非士見
者執擊法也鄭黨記孔子之執圭云下如授此亦當然授下之至
矣故曰至下

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 鄭康成云容謂趨翔疏云鄭

注曲禮云行而張足曰趨行而張拱曰翔皆是庶人貌也此庶人
見君不趨翔謂是常法廣林謂周官樂師云趨以采齊出禮云大
夫濟濟士跄跄庶人僂僂玉藻云廟中濟濟翔翔所謂僂僂卽此

之進退走也趨翔固非庶人貌矣故鄭君注此不爲容之容爲趨翔曲禮博記趨步之儀鄭君亦未明着其爲庶人貌賈氏妄生區別殊屬無謂

士大夫則莫摯再拜稽首君若壹拜 鄭康成云言君若士

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若之庶人之摯鷙敖君善云莫摯主於大夫士則庶人見于君其不用摯與廣林謂周官大宗伯云庶人執鷙工商執雞蓋謂庶人工商或大詢見君或自相見皆用此摯凡見于所尊無不執摯不言可知故上經於庶人不云莫贊此士大夫對上進退走爲文言庶人進莫摯卽退走君無若拜法士大夫則若一拜爲異也注說自不可易

凡言非對也。受而後傳言。鄭康成云：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廣林謂云：凡言所關者博不止爲君言事也，亦不止與尊者言爲然也。觀下文歷陳大人老者幼者居官者可見，蓋此經與下六者爲目云。

與眾言言忠信慈祥

敖君善云：大戴記注引此無忠信字，蓋

後人因下文言忠信而誤衍之。廣林謂鄉閭共處必先之以忠信，而後一鄉皆安焉。慈祥不足以賅也。故夫子論君子之學曰：主忠信。荅子張問行亦曰：言忠信，蓋忠信者德之本也，不得因下文有言忠信遂疑此爲衍文。大戴記注文或有脫耳。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眾皆若是。今

文眾爲終廣林謂當從今文卒視面毋改屬讀之謂其卒則注目于大人之面久而勿改細察其納言與否也終皆若是謂自始見大人以至終事而退凡有言皆依此三節也鄭君云眾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上云凡則諸卿大夫已在其中不須更言敖氏讀眾爲終是矣而解毋改句謂不可變亂其三視先後之序則與下句又相混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 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或以此經言賜食非君所客與玉藻云君客之者異廣林謂此經與玉藻爲一

禮皆小小禮食非常食法此不云君客之及命之祭者疏以爲文不具是也知非常食者下經云君賜之爵常食無賜爵禮矣命之食然後食蓋亦俟君食乃食決無先食之理不比前此徧嘗膳也敖君善乃以爲命之食然後食臣食或先於君恐於義有所不可矣

君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 敖君善云

賜爵使人授之于其席也下席降而當席末也廣林謂玉藻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彼記云越席明受於君所矣曲禮云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彼侍飲長者且然況侍君乎此之異於彼者長者多一辭

君尊則不復辭之也

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
顧辭送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疏云大夫則辭退

下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大夫內兼卿臣中尊者故得辭降姜兆錫
云此乃士侍君卿大夫之禮蓋侍君而爲之興降則士但辭興而
不辭降若侍卿大夫而爲之興降且出送則士於三者皆辭廣林
謂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賓不顧則大夫於君亦不辭可知此經
當依姜解退請退也卽當君興節下降也降斯送之矣故云比及
門當於大夫則辭絕讀之退下比及門三辭爲一句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

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鄭康成云先見之出先拜也廣林

謂玉藻云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據彼記士出迎不拜故彼注云始來拜則士辟也乃此注云出先拜其誤顯然禮擯者三辭入告復出以聽命告于賓乃相主人出迎先見之者擯者既奉將走見之命而出主人不俟擯者即從而走出見之尊異節者也敖君善謂先亦當作走倘或然與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鄭康成

云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廣林謂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正此經詰義大夫二字屬上讀士即所謂公

上損矣張稷若謂此經當有脫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 鄭康成

六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今文宅或爲託廣林謂已仕而退卽不
得曰市井之臣草茅之臣矣宅當從今文作託盛世佐云謂他國
士大夫寄居其地而未仕者是也

鄉飲酒禮第四

儀禮

孔廣林肌測

儀禮肌測四

鄉飲酒之禮

鄭康成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將獻賢者

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今邦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
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
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敖君善云士與其同鄉之士大夫會
聚于鄉學而飲酒之禮廣林謂周官鄉大夫云以禮禮賓之州長
云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云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
位三職所云以禮卽此鄉飲酒禮也鄉射禮因有射事故別爲一
篇前後仍與此篇無異事有不同禮則一耳自鄭君云此篇無正
齒位之事說者遂謂此禮爲賓賢能鄉射禮爲習射當別有正齒

位一篇而今亡不知經雖未明著其文然本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所謂立者卽鄉飲酒義云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者也是亦正齒位之一端至乃羞下不言豆數則文不具經不具參見他傳記者類多不得因此疑別有黨飲酒禮也敖氏之說本諸呂大臨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一語然與叔乃推此禮以通諸鄉人而敖氏直以鄉人飲酒目此經則又枯矣

主人戒賓賓拜辱

玉藻云士於大夫不敢拜迎此主人是大

夫賓得拜辱者彼記據三等之士蓋公儀也此賓乃處士未仕者以道自重故得依賓主敵禮焉

乃席賓主人介

鄭康成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

而介席西階上東面敖君善云主人於東序介於西序少牢下篇
席主人于東序西面席侑于西序東面侑介之位同也廣林謂云
阼階上西階上則位近階入堂淺云東序西序則位近序入堂深
有司賓尸席于堂上者唯尸侑主人故可入堂深此則賓西席眾
賓眾賓或有繼而東面者介席西階上群眾賓也主人席不可上
於介又賓東有尊者尊者或非一人亦須繼而西面故席阼階上
以辟之唯席位不同故有司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此介則西階
上北面拜也鄭君此注本鄉射禮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文敖氏
乃援有司改云於東序謬甚

眾賓之席皆不屬焉

疏云鄉射云眾賓之席繼而西此亦當然但此不屬爲異耳廣林謂兩經互相成必不屬者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相屬則踐席矣二人同席燕居有之禮事則人各一席鄭君注此云皆獨坐明其德各特注鄉射云甫欲習眾席未有所殊別說本太泥賈氏作疏不得不傳成其義耳

東西當東榮

鄭康成云榮屋翼疏云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廣林謂屋簷角謂之榮兩角外張如鳥翼然故云屋翼榮前後各一故長大記說復者降自西北榮西北榮卽士喪云後西榮也若屋棟止東西兩端何得云西北邪

主人速賓

疏云鄉射云主人朝服乃速賓彼云乃此不云乃

彼戒速別服故云乃以闕之此戒速同服故不云乃廣林謂文有詳略彼此互見耳本記云朝服而謀賓介不別著戒速之服則亦朝服矣鄉射戒賓蓋亦朝服知者冠禮戒賓宿賓並朝服是戒宿同服禮之通例也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 疏云賓既北上主人西

面相向揖訖乃相背各向堂塗介與眾賓亦隨賓至西階下也駁之者云初入門北行未便相鄉及相背東西行又北行稍前乃轉身相鄉以當留介及眾賓立位也位俱近門距西階則遠此於賓介入門左北上之下乃云主人與賓三揖則三揖皆在北行時而

初入門相背各向堂塗之前不揖矣廣林謂入門沒霽將曲主人與賓並北面揖當陳北行又揖當碑又揖所謂三揖也揖皆北面不相鄉經云三揖至于階三讓則及階無揖可知若將曲不揖則當陳以北無三揖之節鄭君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之注確不可易經退與賓三揖於北上之下者欲令與至于階三讓連文故先見眾賓立位此行文之法不可據此謂位定而後揖也介與眾賓同立門西東面此時主賓自相揖進介及眾賓不參又無賓厭之文何得相率驟至階下沉下經云主人以介揖讓介明亦三揖至階三讓升堂若介在階下三揖何施經又云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若亦在階下主人當西面拜之矣

賓進東北面辭洗

鄭康成云必進東行示情敖君善云進者

少南行也南於洗西乃止而東北面鄉主人廣林謂據鄭此注則進東二字屬讀辭洗乃北面而注鄉射又云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二注互異敖氏蓋依鄉射注也下經主人辭洗阼階東南面則賓之辭洗宜進東行就主人而北面當以此注爲正至賓降立之位經但云當西序東面東西節也南北節無文以儀節尋之爲辭洗降自當立于主人少南至是始進而東行還北面對有司云俯東面于西階西南蓋亦其比矣

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

鄭康成云俱升廣林謂凡升階皆

主人升一等賓乃升無俱升法疏因注云俱升謂至此辭讓訖故

略威儀非也鄉射云一揖一讓以賓升云以者明主人先升賓乃從之矣

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

鄭康成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敖

君善云崇重也謂賓崇重已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姜兆錫云崇之言隆謝賓酢之隆施廣林謂崇酒之拜在卒酢爵後是主於酢姜義爲長

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

疏引鄉射注辭主人復親酌

已謂此亦然廣林謂然則當辭于賓觶之時矣鄉射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注云辭其坐奠觶是賓辭正義也辭親酌之說豈非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

鄭康成云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

卑也廣林謂堂上分東西階拜受拜送者止主賓二人故於介則拜于介右有司獻侑亦拜于侑右與此同義介與侑皆不得專階也如注說則主人拜大夫于大夫之右豈大夫亦卑于主人邪敖氏謂介尊降於賓似已然亦不可通之大夫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各壹拜

鄭康成云三拜壹

拜示徧不備禮也疏云眾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是不備禮廣林謂鄉射注云三拜示徧壹拜不備禮與此正同彼分釋此總釋立文偶異耳所謂不備禮者禮答拜應再此士於大夫不敢備禮而答一拜於士則再拜故特牲云三拜眾賓眾賓答再

拜注云士賤得備禮也

于西階上獻眾賓 于往也實爵房戶間乃往就西階上獻之

鄉射無于文省耳不必依敖氏作衍文

賓席末答拜 疏云於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爲末以其無

席上拜法或駁之云獻賓席末坐啐酒下乃云降席拜告自是席末未離席也廣林謂席上拜者唯尸有之賓主行禮無此法席末席西對文異散言則通賈疏乃融會前後經文補注之所未及不得致駁

賓坐奠觶于其所 或云此時賓已卽席蓋南面奠之廣林謂

凡奠觶皆席前奠之席南面者北面奠東面者西面奠此篇及鄉

射燕大射特性有司可參也此亦北面奠經無升席文不具不得據爲賓已卽席南面奠之證

大師則爲之洗

鄭康成云上旣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

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廣林謂經於此乃言大師者大夫賜樂不必定賜大師容有無大師者故別文周官大師職云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則大師統眾工而爲之長無專職也大射儀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徒相則無瑟知大夫有大師亦不在瑟中矣歌貴于瑟自當先獻故但云爲之洗正上經云一人拜者一人拜之上云工左瑟明主人將獻工工卽左瑟著其節耳不可因之謂先獻瑟也

乃合樂

鄭康成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

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聞之篇未聞廣林謂非也三夏天子以享元侯乃大饗之禮敬之至也鬼神之擬諸祀焉故歌頌外此無歌頌者燕飲升歌笙入聞歌合樂自天子達無異樂其差但以工數多寡爲之等耳疏又引左氏傳晉侯饗穆叔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謂燕饗同樂亦非也晉饗穆叔而奏三夏歌文王蓋偕大饗及兩

君相見之樂其歌鹿鳴之三則又參用燕樂焉此末世竊禮之不
中者也何可以言周公之制

側降 鄭康成云賓介不從廣林謂鄭君於儀禮一經側皆訓
特非也此主人降賓介不降嫌於背賓故側身邪向西而降示敬
也如注義經但云主人降則賓介不降自明何必著其獨降乎其
他側尊側授側襲說並詳聘禮

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解 或云階間則距階

不甚遠非南北之中鄉射中庭北面與此異廣林謂以鄉射燕禮
大射儀參證此經階間東西節也鄉射中庭南北節也二禮不異
故鄭君於此經注云其南北當中庭或說誤以司正之位側近堂

廉乃云禮異不亦舛乎下記云磬階間縮審則北側堂廉樂懸在焉司正位不得與參也

執觶興盥洗

監本無盥字疏云鄉射大射皆直云洗此俗本

有盥者誤廣林謂少儀云凡洗必盥彼注云盥乃洗爵先自潔也
盥有不洗者若然諸洗不言盥者皆文省此因司正表位將以察
眾故特詳之鄉射大射文不具此經當依石經作興盥洗爲正未
可因賈疏語謂石經爲俗本也

辯卒受者以解降

鄭康成云辯辯眾賓之在下者敖君善云

辯眾賓之在上者廣林謂辯下鄉射禮有遂酬在下者一節則辯
廉在上者言此經既缺在下之酬則上文眾受酬者該乎上下自

當據在下者故此注下文引鄉射禮文證之正鄭君善會經義何得以彼辯解此辯而疑此篇有脫文

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 鄭康成

云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廣林謂取言其實受成其意無義例也觀上經一人舉解賓亦云坐受以興此經今文亦作賓受可見

無算樂 鄭康成云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廣林謂

無算者無數亦無定也閒歌合樂正歌已備此未必更重疊奏之蓋賓欲歌某詩卽歌之不科用何樂矣若春秋傳賦角弓賦嘉樂歌巧言之類云

賓出奏陔

鄭康成云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

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廣林謂春秋傳鄭人賂晉以歌鍾二肆及其鎛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若然則大夫賜樂得備有鍾鎛周官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判縣者東西各一縣特縣者階間一縣而已此鄉飲射並侯國大夫士禮侯國大夫視天子之士亦特縣特者對四面三面兩面爲特非孤縣一磬之謂磬爲首縣故特記其位云階閒縮雷其他可推而知注因記止言磬遂謂有磬無鍾彼鄉射云不鼓不釋有鼓明矣何以鼓亦無文凡樂鍾以宣之鼓以節之磬以收之缺一無以成樂況陔夏爲金奏而可無鍾乎知不然矣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鄭康成云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敎君善云送賓也不拜送介廣林謂禮有不拜迎無不拜送大夫於士不拜迎其退也猶送再拜介既拜迎矣拜送可知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

鄭康成云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

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今文曰賓服鄉服疏云未仕雖著朝服仍以鄉服言之廣林謂此朝服也不主爲鄉飲何得直以鄉服名鄉讀鄉者已告之鄉注云昨日正釋鄉義但賓鄉服不辭知鄭君本從古文作賓服鄉服而今文無上服字唐石經不誤賈疏本轉寫者注文誤衍一服字朱子通解據注則經楊信齋從之似未細審

記 出自左房

舊說對室爲左此惑於大夫士無右房之說也聘禮賓館於大夫還玉時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是有右房之證夫有室有左右房斯堂得兩楹否則止有一楹安所得東楹西楹兩楹閒之別若夾房室立楹亦恐無此規式士喪殯于西階無右房則西階卽當室矣然乎不然乎且卽以鄉飲言之賓席戶牖閒眾賓繼而西無右房賓席已側近西序安得更容眾賓之席鄉飲酒義云坐賓西北者於主人爲西北非眞在堂西北隅也不可引以證大夫士無右房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鄭康成云或統於堂

或統於門敷君善云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眾賓若多容有北面

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云東者字誤廣林謂此立者卽所謂立
侍以聽政役者也云若有北面者明別是一輩人否則云繼而北
面矣此句屬辭洗及薦以齒之閒知不據初入門門內之位言未
可輒疑經誤

無算爵然後與

敖君善云鄉飲酒義曰賓酬主人主人酬介

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滯是謂沃洗者得與旅酬與此
與廣林謂彼配統釋弟長無遺之義不復細爲別白前三句旅酬
後二句正此無算爵然後與非謂沃洗者得與旅酬也敖氏乃謂
與此異誤矣